

安徽戏剧理论丛书

元杂剧喜剧艺术



寿之著 · 安徽文艺出版社

326
50

安徽戏剧理论丛书

元杂剧喜剧艺术

王 寿 之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世纲

书名题签：尉天池

封面设计：诗 韵

元杂剧喜剧艺术

王 寿 之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 字数：102,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50

统一书号：10378·64 定价：0.75元

目 录

第一章	喜剧·喜剧艺术.....	1
第二章	元杂剧喜剧艺术的几个特色.....	3
第三章	性格·情节·细节.....	8
	从喜剧性格到性格喜剧.....	8
	不依靠喜剧性格的喜剧情节.....	10
	喜剧性的细节.....	12
	微妙的关系.....	17
	喜剧处理的艺术作用.....	21
第四章	矛盾·冲突.....	23
	矛盾贯穿线和具体冲突.....	23
	喜剧冲突的多种形式.....	26
	性格冲突及其它.....	27
	——喜剧冲突的构成.....	28
	反映社会生活的手段.....	31
第五章	正面喜剧形象.....	36
	正面人物喜剧性格实质.....	37
	鲜明的阶级感情.....	39
	人物缺点问题.....	41
	统一形象的绚丽多姿.....	43
第六章	喜剧艺术表现手法.....	47
	讽刺.....	47
	嘲弄.....	52
	多种多样的戏弄.....	56
	幽默和风趣.....	59

第七章 喜剧语言	62
曲和白	62
性格化语言	64
游戏语言	69
第八章 喜剧艺术技巧(上)	
——常用的几种技巧	75
交底(错断、瞒骗、抖露)	75
强调(重复、纠缠、夸张)	81
猝变与反垫	84
第九章 喜剧艺术技巧(下)	
——运用喜剧技巧的经验	86
喜剧技巧与喜剧冲突	87
喜剧技巧与喜剧形象	88
喜剧技巧与喜剧手法	91
运用技巧、手法的复杂关系	93
技巧在喜剧艺术中的地位	96
第十章 插科打诨	98
运用插科打诨的多种形式	98
插科打诨的特征	102
科诨运用规律和艺术作用	106
破坏生活幻觉	
——科诨的特殊职能	115
第十一章 结束语	120
后 记	124

第一章 喜剧·喜剧艺术

喜剧有两个概念。一是指戏剧艺术的一个品种。我们通常就艺术风格的不同把戏剧作品划分为正剧、悲剧、喜剧、悲喜剧等等。喜剧做为戏剧的一个品种，风格上与悲剧截然不同，它“以深刻的幽默为基础”，使人发笑是它的特征。二是指喜剧这个戏剧品种的使人发笑的特性。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人们从喜剧这个戏剧品种中抽出它使人发笑的属性来类比其他的使人发笑的艺术现象和生活现象，而把使人发笑或可笑的事物称为喜剧。因此戏剧作品里一个可笑的情节可以说它是喜剧情节；一个人物性格中具有可笑的特征，可以称他是喜剧形象；而在生活中发生的使人发笑的事件也就被说成一场喜剧或喜剧事件。

正因为喜剧有上述两个概念，喜剧艺术也就相应地具有两个涵义：一、创造喜剧作品的艺术；二、戏剧作品中使人发笑的艺术。第一个涵义是从喜剧作品整体着眼，再到喜剧作品的各个成分，以及喜剧作品与正剧、悲剧的区别和联系。第二个涵义是从戏剧作品里各艺术成分的喜剧性着眼，拎出其使人发笑的种种因素作艺术探讨，所以也包括正剧、悲剧中使人发笑的实例。虽然也要联系戏剧作品整体，但主要是探讨戏剧作品中各种喜剧成分的。

喜剧的使人发笑的特性，习惯上是与讽刺、嘲笑相联系的。喜剧现象常被认为是指被讽刺和被嘲笑的事物。愚蠢的、丑恶的本质却自以为具有聪明的、美好的形式，或者做了错事却自以为正确而积极行动，这些都具有可笑的属性，当然是喜剧的。因此喜剧事物总是“做为对本身的否定而呈现的”。不过必须强调指出，只赋予喜剧

以讽刺和嘲笑的内涵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是西方戏剧发展一定历史时期的经验总结，并不完全适合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现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包含讽刺、嘲笑的喜剧已时有所见；就我国戏剧历史实际情况看，元杂剧中甚至有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喜剧，如《梁山泊李逵负荆》。如果把喜剧概念限定在讽刺、嘲笑的小范围里，将要上述艺术现象排斥在喜剧之外，也不利于鼓励在创作上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这本小册子谈元杂剧的喜剧艺术用的是上述喜剧艺术的第二个涵义。它不是研究喜剧作品的艺术创造问题，而是分析研讨戏剧作品中使人发笑的诸种艺术现象：既有喜剧作品里的实例，也涉及正剧、悲剧里的喜剧因素；既要缕析喜剧艺术的各个成分——性格、情节、细节、冲突、语言、表现手法和技巧，还要探索各成分之间以及各成分与作品整体的关系。这些成分是各戏剧品种共有的，这里要探讨阐述的是这些成分的喜剧性的本质和它的艺术作用。还要着重说明的是元杂剧中使人发笑的艺术并不仅仅与讽刺、嘲笑相联系，因此小册子既谈讽刺、嘲弄，也谈幽默与风趣，甚至还要探索正面喜剧形象的创造经验。这样做并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力图符合元杂剧的艺术创造实际，庶几对社会主义戏剧创作的民族风格有所裨益。

戏剧有综合艺术特点，喜剧艺术里必然包括演员表演的艺术。因为元杂剧喜剧表演方面的资料很少留传下来，同时也为了集中地说明问题，这本小册子只就剧本创作一个方面来谈，只涉及剧本提示的喜剧表演动作。

第二章 元杂剧喜剧艺术的几个特色

在现存一百六十二本元人杂剧①里可以看出元杂剧的喜剧艺术创造有如下几个特色：

喜剧艺术的广泛运用。我国古典戏剧实践还没有明确提供过按作品风格划分悲剧、喜剧的概念。元杂剧中可以算做悲剧的如《赵氏孤儿大报仇》、《感天动地窦娥冤》，可以算做喜剧的如《李逵负荆》②《望江亭中秋切鲙》③都是少见的。《鲁大夫秋胡戏妻》写秋胡结婚三天被“勾军”的绑去当军，因屡立奇功升了中大夫。十年后回家探亲，在桑园调戏一个正在采桑的女子，遭到严词痛斥，观众却清楚地知道他调戏的正是他的妻子梅英，因而这个情节极富喜剧性。但这只是第三折一折戏，第一折夫妻分别，第二折梅英父母逼梅英改嫁都有悲剧气氛。元杂剧里尽管喜剧作品很少，可是喜剧艺术的运用却非常广泛，正剧、悲剧中都常有喜剧艺术因素。《窦娥冤》里就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喜剧插曲。第二折张驴儿强扭窦娥见官，来到大堂告状，跪见楚州太守桃机。这个太守却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喜剧表演，也慌忙跑来跪向告状人，并叫他们“请起”。这已经突兀滑稽使人忍俊不禁的了。接下去衙役头子问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么跪着他？”这个衣冠楚楚的太守竟说：“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段插曲喜剧性是非常强烈的。又如《沙门岛张生煮海》演述张羽同龙女恋爱的优美神话故事，就今天

的分类应属正剧。四折里每折都有喜剧因素，可举张生家童和龙女的侍女梅香插科打诨为例。第一折张生与龙女订了婚约，龙女给张生鲛绡帕为信物。这时

（家童云）梅香姐，你与我些儿什么信物？（侍女云）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去。

第三折张生拿了仙姑送与的银锅、金钱、铁杓三件法宝来煮海。家童道：

你不早说！那小娘子跟随的丫头送我一把蒲扇，不曾拿的来，把什么扇火！

于是他就用自己的衣袖扇起火来。这些地方都饶有喜剧情趣。喜剧艺术所以被广泛运用，是因为杂剧作者和演员适应广大观众的艺术欣赏需要，常常在一本戏里激荡起观众喜怒哀乐之情，同时也起着李渔说的“养精益神、使人不倦”的“看戏之人参汤”的作用。④元杂剧里愈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剧作家，就愈重视喜剧艺术的运用。现存伟大剧作家关汉卿十八本杂剧 就几乎没有一本找不到喜剧艺术因素。

二

喜剧形象是喜剧艺术创造的重要环节。元杂剧里依靠喜剧情节制造喜剧效果的例子也较少。戏妻情节里秋胡、梅英都不是喜剧形象，桑园戏妻的一场矛盾冲突却是喜剧的，算得上喜剧情节。但它也只是一折戏，而且这种例子也不多见。喜剧艺术的创造更普遍的是依靠喜剧形象。有了喜剧形象，可以由他的喜剧性格产生出喜剧情节。而且因形象的喜剧性，剧作者就有某种自由让他在非喜剧性情节里做出喜剧表演。就元杂剧整体看，喜剧艺术效果主要是依靠喜剧形象创造的。因此，喜剧形象也就成了元杂剧喜剧艺术里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用喜剧形象创造喜剧效果本是唐宋参军、杂剧、百戏早已积聚起来的艺术经验。唐以前参军戏还没有正式出现，后赵石勒时“使俳优著介幘，黄绢单衣”，扮演犯贪污官绢罪的馆陶令周延，任俳优们嘲弄戏辱。^⑥因周延本是石勒的参军，所以这个节目也叫“弄参军”。唐代衍变为“参军”被“苍鹅”嘲谑这样两个角色的调弄熟套。参军一角，由既定的被讽刺的喜剧形象，逐步发展成“净”这个行当。元杂剧里的喜剧形象继承了“参军”这个角色的艺术传统，并有很大的发展。它的适应范围也大大扩展了，涉及各个社会阶层，自府尹、衙内、员外、公子到庄稼汉、小贩、刁民、恶妇，以至农民起义英雄等等都有。扮演行当也由单一的净发展到副净、搽旦、丑，甚至正旦、正末也可扮演。喜剧形象塑造的范围如此广泛，给予喜剧艺术运用以非常广阔的空间。

三

正面喜剧形象的创造。这是十分有趣也值得重视的艺术经验。我们通常是把喜剧形象与讽刺形象等同起来看待的。元杂剧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它的喜剧人物里除了讽刺形象还有大量正面人物，其中有处在社会底层、还没有觉醒的“小人物”，也有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先进人物，甚至有《李逵负荆》里的农民起义英雄李逵以及《包待制陈州粳米》里的包拯这样的体现人民愿望的理想人物。他们做为喜剧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即性格中具有某种可笑的因素。当然，可笑的因素不能只用贬意去诠释，因为非习见形式或稍稍偏离生活常态的行动也会是可笑的，而这种行动有时倒是应该予以赞许的，例如《陈州粳米》中包拯的所做所为。正是性格中的可笑因素使他们同讽刺形象一样可以在非喜剧情节里创造喜剧艺术。

由于元杂剧里出现大量的正面喜剧形象的塑造，元杂剧里喜剧形象才如此丰富多彩，成为喜剧艺术里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

可笑和严肃的因素的统一。元杂剧作者在创造喜剧艺术时是重视它的思想内容的。一个喜剧细节或一个篇幅较大的喜剧情节，也就是说一个或一系列笑料里常常是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不管是否自觉，元杂剧作者创造喜剧艺术总是表现自己的思想倾向，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他们所以要观众笑，并不只是用娱乐性去招徕观众，而主要是以娱乐的形式去反映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愿望。因此观众可以在喜剧笑声中认识生活的本质，否定腐朽的丑恶现象，肯定健康的美好事物。这种统一也给作者以制约，不得任意涂抹，任意制造笑料。关汉卿在悲剧《窦娥冤》里就不得不收敛他的喜剧笔锋，虽写了讽刺形象净扮的赛卢医、副净扮的张驴儿，并让张驴儿做主要矛盾对立面，却没有蓄意从他们身上制造笑料。突出的喜剧笔墨不过太守跪迎告状人一处，而这一处又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严肃主题的画龙点睛之笔。当然，这种统一不是说所有喜剧效果都必须有严肃深刻的思想内容，还应该包括人民群众健康的生活情趣。张羽家童的插科打诨也应属严肃因素的一个侧面。

可笑和严肃的统一也不是元杂剧作者们的首创。秦汉倡优的“滑稽谈言”，唐宋参军杂戏中“托讽匡正”、“裨阙失、供谐笑”的俳优戏语，早就开了寓严肃于嬉戏的先例。不过那时的倡优是朝廷豢养，供宫内娱乐的；托讽匡正的内容有它的局限。到了元杂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艺人们已经来到市井，把戏剧艺术作为商品为各阶层群众演出，不能不受到广大群众的哺育。喜剧艺术不仅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所反映的生活和思想内容也大大突破了秦汉唐宋那些滑稽杂戏的狭隘的框子，它不仅是为了取悦人主或者“托讽匡正”，而是进一步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艺

术成就是前代滑稽杂戏无法比拟的。

①现存全本元杂剧收在《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里的共一百六十二本，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这两本书之外尚有一些传世的元杂剧，也可能有明初人的作品。全部算上，应为二百零八种。（见徐扶明著《元代杂剧艺术》）本书举例，除加注者外均用《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

②《梁山泊李逵负荆》的简名。本书引用杂剧篇目，除首见外均用简名。

③该剧《古今杂剧选》和顾曲斋刊《元人杂剧选》本均作此名。《元曲选》本作《望江亭中秋切鲙杂剧》。

④见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科诨第五。这里的话李渔是就插科打诨说的。其实所有喜剧细节都有这种作用。

⑤其中有几本可能不是关汉卿作品，如《尉迟恭单鞭夺槊》、《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山神庙裴度还带》。兹从旧说。

⑥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插科打诨的特征》。

第三章 性格·情节·细节

性格是叙事体文学创作的基本因素。元杂剧里喜剧性格是喜剧艺术创造的重要环节。喜剧艺术在作品里总是由喜剧性情节和细节表现出来的，冲突、语言、表现手法和技巧乃至人物性格的艺术创造最终都要汇集起来，凝结熔铸为情节和细节同观众见面。因此，性格、情节、细节应该是喜剧艺术创造的首要问题。

一、从喜剧性格到性格喜剧

喜剧性格构成喜剧形象。喜剧性格又必须由人物的语言、行动体现的可笑因素构成。作品只要创造了喜剧性格，必然会出现喜剧效果。

喜剧性的细节和情节常是由喜剧性格带来的。楚州太守跪着迎接告状人，这个喜剧效果极强的细节就是被讽刺的太守的喜剧性格的产物。所以这个太守就由净和丑^①扮演，成为鲜明的喜剧形象。这个喜剧细节与全剧以及这一折的悲剧情节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它不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喜剧性格迸发出的星火。性格的这种作用，在它构成喜剧情节的时候尤为明显。《李逵负荆》里的歹徒宋刚、鲁智恩冒宋江、鲁智深之名以“红绢搭膊”为聘礼抢去王林老汉的女儿满堂娇。接着，李逵来到王林酒店饮酒，轻信王林老汉的哭诉，以为宋江、鲁智深抢去人家“青春艳质”，“抛闪杀那”“白头老的”，因而“怒气如雷”，回到梁山，大闹聚义堂，要砍倒杏黄旗，杀死宋江，直到下山质对，明白了真相，才又上山负荆请罪。

这些喜剧效果非常强烈的情节乃出自李逵的鲜明的喜剧个性。李逵对梁山事业无限忠诚，决不容许任何人破坏梁山利益，即使是坐第一把交椅的头领。可是这种高尚的坚定的品质又是和他粗鲁豪爽以致“顽劣”的个性相结合的，因此在突然发生的严重问题面前，不能细察事态的真相，轻信了王林老汉的哭诉。正是人物的喜剧性格在这里决定了人物的行动，遂滋生出后面一系列喜剧情节。倘若不是这样一种喜剧性格，譬如换上杀嫂的武松，他同样有一副英雄肝胆，同样坚毅暴烈，嫉恶如仇，不能容忍丑恶事物，要是他碰上王林老汉的哭诉，一定会追问一下抢满堂娇的两个歹徒的形貌，就会发现“一个是青眼儿长子”，“一个是稀头发腊梨”，跟“黑矮”的宋江、“剃头发”的鲁智深不是一回事，不必等到宋江、鲁智深亲自下山质对就真相大白。即使当时轻信，回到梁山也会先向宋、鲁提出质询，听听“被告”的意见，那也不会产生大闹聚义堂的喜剧情节。

喜剧性格还可以不凭借喜剧情节，而只是在戏剧矛盾冲突中，显现出自己性格里的可笑因素，不断地酿成喜剧细节，贯串全剧而使作品风格成为喜剧的。这样，作品的喜剧风格不是由喜剧情节构成，而只体现在喜剧性格上，就不妨视这类作品为性格喜剧。最突出的是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这个戏的主要矛盾冲突并不是喜剧的，（详见下章《矛盾·冲突》）但是作者创造了张珙这样一个追求婚姻自主的典型喜剧形象，让他的喜剧性格在每一次出场时，即在各个不同的具体矛盾冲突里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织成经纬全剧的喜剧细节的网络，形成了全剧浓厚的喜剧色调，不断给观众以轻松舒畅的笑声。譬如第二本第三折老夫人赖婚一场戏，是张生第一次的不幸遭遇，情节本身不是喜剧的，可是观众仍然能不断地从张生身上得到喜剧感受：席上，老夫人提到解围一事，他以为婚事已谐，笃定无忧，毫不介意答道：

此贼之败，皆夫人之福……。此皆往事，不必挂齿。

可是紧接着夫人“变了卦”，叫莺莺近前拜他做哥哥时，他马

上沉不住气，急惶惶提出才说是夫人之福、不必挂齿的解围之事来，做为备忘录进行质询：

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

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

当夫人说明莺莺原许郑恒，要以金帛相谢时，他又无法应付，不得不故作豁达，用“书中有女颜如玉”这个豪言壮语告辞而出。其实他并非真个豁达，刚离开筵席，就跪向红娘，要“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人物喜剧性格焕发出来的如许可笑的言行，贯串起来就使原本不属喜剧性的情节富于喜剧色彩，给人以隽永的喜剧艺术享受。王《西厢》突出的艺术成就应该是创造了张珙这样一个喜剧形象，使作品成为思想和艺术都较严正的性格喜剧。可惜后人把这一成就埋没了，突出了红娘的形象，并把她作为某种婚姻介绍人的代称。这大概是王实甫始料不及的。

由喜剧性格构成性格喜剧是元杂剧作者提供的可贵经验。《西厢记》是用正面人物的喜剧性格构成性格喜剧的。性格喜剧也可以主要由讽刺形象的喜剧性格构成，如《看钱奴买冤家债主》。（详见下章）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德辉有一本《虎牢关三战吕布》，既由正面人物也由讽刺形象共同构成性格喜剧。这本戏写的是大元帅孙坚以及刘、关、张为一方，同吕布的军事冲突。战阵厮杀，矛盾性质本应成为尖锐激烈的正剧。作者却将张飞写成歌颂、赞美的喜剧人物，异常鲜明地展示他的喜剧性格，把他做正末，主演全本戏；另外又将孙坚写成十分生动的讽刺形象，自我表现其极端无能，反复产生笑料。于是这本原无喜剧情节的戏就因这两个人物的喜剧性格而成为性格喜剧。

二、不依靠喜剧性格的喜剧情节

喜剧性格在喜剧艺术的创造中十分重要，这是就普遍的包括正

剧、悲剧里喜剧艺术因素在内的一般情况而言的，并不等于说元杂剧喜剧艺术里缺乏不依靠喜剧性格的喜剧情节。象《秋胡戏妻》里桑园戏妻那样的喜剧情节虽较少见，也不是绝无仅有。例如《山神庙裴度还带》里，裴度贫时因有德于被诬而遭缧绁的韩太守一家，韩以女儿琼英许裴为妻。后来裴中了状元，韩太守冤案也得到平反，陞任都省参知政事，奉圣旨招裴为婿。韩乃吩咐官媒拦住夸官游街的裴状元，让琼英抛绣球儿打中他，并故意叫官媒不要说是韩府。裴（正末扮）不知抛绣球的小姐就是琼英，以“我有妻室，难就亲”几次三番拒绝，并批评他们“有伤风化”。后来官媒说：

虽然状元有婚，这家里圣旨在此。（正末慌科，云）既然有圣旨，左右接了马者。

于是状元被迫上了彩楼，让人闹了洞房。最后官媒仍用圣旨压他“拜岳父岳母，相见礼毕成亲”，他还不肯为这个“媳妇”去拜“丈人”。这个戏剧情节喜剧情趣浓郁。乍一看，它似乎是由韩太守故意隐瞒、不让官媒说是韩府而造成的喜剧情节，但仔细辨认就不是这么回事。推敲一下剧本规定的角色台词，可以发现韩太守并非特意考验这个状元，也没有理由要蓄意戏弄自己心爱的女婿。与其说韩太守有意一手制造了这个喜剧情节，不如说是剧作家借韩太守去实现他的喜剧艺术创造更为贴切。而且韩太守和裴状元都不是喜剧形象。因此这儿的喜剧情节显然不是依靠喜剧性格产生的。

有些作品里主人公虽然是喜剧形象，性格特征有可笑因素，但是情节的喜剧性也可不依靠主人公的喜剧性格产生。例如《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描写妓女宋引章被纨绔子弟周舍假意殷勤骗娶了。宋才到周家就被打了五十杀威棒，受着百般欺凌。宋结拜姊妹赵盼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假意儿要嫁给周舍，骗取周舍休了引章。第四折周舍发现盼儿带引章逃走，追上前来，抓碎了休书，又以盼儿接了他的聘礼，并发誓嫁他，也是他老婆，因而要两人都跟他回去。谁知赵盼儿事前做了缜密周详的防范准备，用充足的理由

把他一一击败，获得全胜。赵盼儿每一个回合的胜利都给这个坏蛋以严重的打击，从而带来喜剧效果，使这一场冲突成为一个有趣的喜剧情节。这个戏里周舍是被讽刺的喜剧形象，赵盼儿性格中也有喜剧因素，但在这个情节里喜剧效果不是由周舍或赵盼儿的喜剧性格造成的，因为人物性格中的可笑因素并未在这场矛盾斗争中突出地显露出来。观众在这场冲突中并不曾感受到人物行为的可笑，是因为嚣张的反面人物在正面人物智慧的还击下节节败退而感到快意的。

三、喜剧性的细节

喜剧性的细节是剧作里制造笑声的单位，简言之就是笑料，或叫噱头。一个喜剧性细节就是一个笑料。那末，在剧作里，笑料是由哪些戏剧因素构成的呢？

戏剧舞台上展现的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的矛盾关系，各种不同性格的相互撞击，都要由剧中人的言行，也就是语言和形体动作表现出来。剧作里的细节离不开剧中人的语言和形体动作，喜剧性细节也不例外。

先看下面两个例子：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描写书生赵元和与妓女李亚仙相恋，钱物用尽，被鸨儿赶出来与人家送殡唱挽歌。后来李亚仙用自己的积蓄与了鸨儿，足够她二十年用度，赎了自己身子，嫁与元和，与元和另屋居住，教元和苦志攻书。赵元和果然一举成名，授洛阳县令。这时鸨儿遭了火灾，到元和家乞食。元和许他另置一所小宅，养赡终身。鸨儿却跟亚仙说：

前日与了我二十年用度，被一场火烧的光光荡荡，倘或又是火发，也不可保。女儿，我想来，你也尚青春年少，只是仍旧与我覓钱才好。

鸨儿叫县令夫人仍旧去当妓女为她“觅钱”，真是奢想奇谈，